

湘綺樓全集

湘綺樓箋啟附二

目錄二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著

張香濤六啟 曾竹林一啟 吳清卿三啟 鄧辛
眉二啟 彭申甫二啟 李雨蒼二啟 向子振一
啟 維桂亭二啟 卞頌成一啟 李漢春一啟
黎莼齋一啟 楊吉南一啟 郭玉池五啟 家報
八啟

湘綺樓箋啟附二終

目錄二終

湘綺樓箋啟卷第二

長沙湘潭王闓運字壬父著

致張尙書

與平重入暮氣昏黃披霧相逢乃避之子機雲至洛利
見張華今之薄游誠爲不負但新歡初洽別日已催割
恨而行良因復種在途十夕兩夢清揚以此推之相尋
有日飛仙以愛著之故而不復行空石隱之情復思游
宦不能不微恨斯人也閩運九州求友月旦方人英彥
之材誠爲多有然多濡習俗但見目前宏達疏通殆難
其選以此自負不後時賢常微恨天性未醇愚忠難及

徒欲自適無益橫流竊冀英豪必資通識天下將治固
非俗吏悍卒所可參耳孝達居文儒之任試宏獎之權
時望歸宗材藝自足又嘗側聞緒論猶拘名教出身徇
物非子而誰傾企之懷固非僅以文采風流相爲期許
而已盜賊夷狄無道不成道寄於人人依於學今亂已
二紀事變萬端洪苗法英殆同乞丐當事者以其支柱
而自謂功名亦可笑也誠達於政興復何難執事當官
而行必能建樹求賢之雅亦足感人但過用精神以妨
寢食小損大害宜且畱心清談廢事亦爲往習伏願審
此二者以圖遠大九流輔治儒術尤蕪今襲其名而實

用名法名法之敝非但鞅斯烈烈而亡奄奄而盡其實
一也暇亦宜博覽管墨以佐大猷閭運歸於衡陽復期
十載相去日遠心意時通恐或遺忘未能致問無以空
谷而不嗣音舟行多暇先此申意

乖違九秋中通兩訊皆未得手復未知誰浮沈也今歲
在蜀曾因敖金甫致聲兼有婚姻之議亦竟未得敖書
京都官忙懶相并此例自久然時聞聲欬未爲疎濶尊
經築舍諸生大盛復得門下領選搜巖采蘭極稱得士
天不欲踵鄂中之敝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閭運於乙
亥卽得薛興文致聘恐懼慚惶雖極思一奉光儀猶慮

自書黃紙旋知兩錢主講五經斯立又得稗公五書約
來一覲中無舉比之議是以敢作峽游及至乃復見羈
扳貿然入院名輕學淺果見推排勢不可已與相搪突
幸諸生相諒因愛忘憎荏苒經年吁其危矣離家既遠
舍已芸人又復翩然志於出峽竊念仁兄當始終其事
以副初心魏闕雖榮名山亦樂何必遠期尙侍坐度年
華且名實雖隆眞傳未顯駸駸日老逐逐仍勞似宜暫
去承明來遊石室五年之後聲學俱成重入修門未爲
晚也高材難得虛譽無憑以今日之地望當無敢爲君
勸學者非閩運不能發此言其以爲賈生耶汲黯耶計

領嫂雙飛懿親歡聚生徒喜慰自遠然輅此間歲奉三千差厚於監錢六百亦使闔運得藉依聲價相與切磋是所願也非敢望也委曲已略告竹簣編修餘意更令諸生面啟先此致懇伏希深察正孺當已西邁若在京尚求致念蜀士英妙儻守而教之定軼卿雲開山之功不減五丁闔運實緣湘中有切已之事未能久駐明春水滿必戒歸舟臨箋拳拳無任欽遲霜寒歲近珍攝與居

前歲因胡縣丞奉一箋詞意詳盡其人阻事不出因未呈鑒鈔呈則無可取重寄又無可言因此闕然非敢不

修民敬也然明公臨州詢訪幽隱亦宜有一介之使賁於空園殆類士元所云君臣俱失者矣側聞宏開工作大啟學堂愚者料其難成俗吏以爲不急乃鄧保之則云前在南海規模閎遠後來蒙業猶可富强彼儒者之言若是信聽遠之多不聞也旣非夙昔所以相期故亦不能獻議民從甥曾紀元孝子之孫勞臣之子文章爾正博涉多通似是向上之材而頗趨時尚言及開採每爲扼腕公之所作彼獨慕焉以爲無階自通不然何減法正其指陳鐵政動輒千言利敝朗然若有可覈闔運無以知也然每恨明公之無助竊憤眾論之腹非今有

人焉自甘驅策又其材地足可特升何庸不介一言令
公知之但薦士之書今成禽犢挾南懷刺雅士不爲紀
元久望旌麾閭運恥其私謁雖曾薦之於江督頗獨阻
其鄂游今聞其已至武昌因復肅函令其晉謁明公試
一名見扣其兩端或冀聞所未聞異乎千諾新春延慶
伏想安和無任縣遲

瞻雲西笑每欲夏游畱滯因循又復春暮論者以爲蜀
帥求退就熟當遷天府雄藩不必兼圻爲大果爾當齎
錢出送也雪琴墓銘前歲已將求丹筆材官咨且恐不
能賜許今之能者復有何人李謹翁沈皆不肖其任俠

謹鈔稟呈覽改正後幸爲書之奉格紙兩幅或偶有誤字別書於後如嫌太小卽求飭侍書更紙別畫以成華寶來使羅都尉亦名家孫子其父稍宜太常早有名字想所知聞羅生孤露失學又疏弓馬然粗知吟詠未墜家風如蒙收置鈐轅齒於騎吏則翩翩文采爲出色材官或憐念忠儒俾其家食乞飭寮吏傳諭南鹽釐局予一漈薪廣半俸所不足若能俾近衡州使得就學尤爲私願專此上瀆無任悚企

二紀睽違兩宵談讌還舟迅邁八日抵家近想勤劬但有永歎然江南部署已冠劉李鯁島微蟲未能送死從

容造剏亮有其時新歲延禧綏福爲頌前話乾館之徹
尙未盡詞患中人心尤甚水火土農棄業唯事鑽營計
徹州釐鹽二局歲糜五萬金卅年來幾二百萬矣而湘
人不富游惰日滋純實之風蕩然已盡且專就鹽政言
之商運原不須督銷督銷尤無須分局其始由於曾侯
欲調劑一二窮乏遂至全歸勢家漸及京官親族至於
督府僕婢姨媼又其小小者也鹽商浮冒五六十萬金
許蔭阿稍欲理之鹽幕陳姓納賄三千許道反被撤差
非沅浦固不能有此奇政實亦根株盤互不可得理今
譚生告終事可更始公遂能廓清之耶湘人之福也若

猶欲循常更替則必如志道其人者稍去兼并頗振孤寒或不失設局之本意蓋此差初以位置湘人漸以位置湘官漸爲江南道員一差漸爲湘人官江南者二等美差本原旣差何能綜覈虛費金穀不感憲恩甚無謂也此差又有幫辦一人例以舉人充之李相曾欲見委闔運對曰公不笑訝則捧檄矣今有姻家彭主事江督外孫名父之子父子五舉不免飢枵其性直戇嫌怨者眾王祭酒等力能絕其生路無所告訴敢干明公試一垂詢必紛然斥短攷其劣迹乃一無徵如魏武用人必蒙首選今非敢謂其能破除積習仰助鴻綱特以私恩

同之請託閭運資格境地本應乾館之條偶一千求知
當笑許其或大風吹垢一洗凡空悉罷諸差爲風俗人
心之計則清源正本又何求焉因論一事故不多及
去臘恩恩告還未復通候旋讀謝表具仰訐謏晉使偶
來略聞初政望風解綬之效既著於下車指撝安定之
功無勞於動色儒術匡濟久闕其人大用大效海內傾
企側伏湘壩所爲神王也閭運濫居祭酒實愧素餐經
義猶蕪祝予已慟次子稍有涉識道卒夔州緣此悼心
遂還終隱近爲寫定春秋列表又祭法喪服箋更治禮
經稍尋微緒然心煩意瞶俗狀紛然前歲有書勸台端

以宏遠今茲併章句而自疏吁其篋矣山西近日循吏
推龍晦臣文苑則董研秋此二人者不遇明公菴從物
外未審史館徵傳能與甄揚否善化賀仲純以通判候
補幸隸鈴下此人名父之子操守有餘頗習律條蒙委
權局儻可試之別駕雖未敢云展驥要之原本有自必
大異捐保諸班因其中道奇窮改京就外隨眾碌碌自
同瓦礫又依倚芝葆恐疑官派故遠爲說薦以待鑒衡
不然則舉錯隨宜人材易見無俟野人道地耳大政遠
略非簡牘所陳故不多及專頌台安

與曾甥

竹林賢甥侍福朱洲小泊適得順風因遂揚帆乃聞見
訪惜不少句畱也來書未明示不知何故上省致未更
問昨復專使乃知有志鐵政且欲鄂游是一策也去年
已達甥名於峴公乃是正辦鐵政已成罷議張公強自
支持當此時局用彼羣纖何能有成亦何須眞成不過
開銷銀錢而已甥言謬也然書尾所云妄人則吉之言
一話破的甥姑妄干之吾姑妄言之必須預備川資安
排火食此二者不可妄也先請謄錄尙欠三千錢吾許
爲甥還之去年恩恩忘付甥可告三兒令還清此不可
妄論語家本初成便以借人乃三兒之妄所著墨子未

箋啟二

成書體亦多未盡吾已看一過畱在家中其原本當還我此等皆宜鄭重者而今解人不易也豈西法不重付託耶張公性情無定記識不精要是可與言之人但僕僕千求則彼此無益吾書極爲斟酌可遣人送去待其傳見恐須帶被窩坐官廳也彼好排場喜奉承有馬士英之風又非尋常名士之比甥自揣摩可矣

致吳撫臺

清卿先生節下廿年前曾李亟譽高名無緣一見前歲連橋夕渡遡遶旌麾思卽停車以成傾蓋霜寒風勁車殆馬煩北轍南轅復同勞燕然相知有數令問無遐特

欲使區區昭於識察耳豹岑去後孝達孤危聞極能降
心同其伊任此實朝廷之福但友期直諒政貴當官操
縱之間亦云多術澳門一事似聞節下及孝達頗復如
滌公天津時委咎中樞則何貴乎智勇矣海南吏治久
頑民風不靖先求自治必能被以廉風巖處傾聽敢效
一得倣縣生員郭見安丁穉公幕客也自負嶮崎願爲
時用曾干彭李皆阻聞人今復踰領謁張不假介紹孝
達愛憎難測恐其訑訑闔運與節下向未通書不嫌請
屬要皆古人恒有之事儻其大困希有以資之至於材
藝功能大臣之所素審無俟野人請託也專此達意敬

頌台安惟照不宣

頻觀清光實開蒙塞地嚴政勸未獲究詢承示圖攷退而私忖輒以所學微加暢訓但恐尺翰未合所訂龍門在遠請益猶賒先寫呈覽尙冀誨所不合期於大通無嫌往復以衷聖義也門人郭生私淑字說推闡主帝頗有發明屬其寫呈所作以爲雉堞如可觀采希進教之郭生久客諸侯頻遭試黜前謁游領表曾與一箋令叩崇階自以所業未成懼同游客懷書未達致闔運十年前仰攀之意亦鬱而未聞今之求知仍前意也而志趣可嘉矣舍戚丁百川道良不工自謀妄冀脂膏棄實缺

而求優署誠爲失計去年與書責之猶復不信今困守
兩歲負累巨千前求鈞託藩使久猶未效夫銓衡訓成
天使事也務乞徑飭回任則公私兩濟亦使羣吏各安
其職非敢私請庶佐遠猷閭運專研三禮多所未喻欲
求公與督部特開禮局以兩省經學書院之費及弟子
見員合治三經成王正孺纂集之志緣迫科場人心無
定俟秋後當上條呈專肅敬安無任想企

前寄一詩未奉還和軍書旁午乃應所題頗聞壯往之
心屈於入朝之論曾滌公飽諳爲客之苦王威甯載詠
灰忍之章遙望旌門未陪羸亥朔風邊草悵望如何武

岡鄧知府輔綿今年在籍辦團計禽盜首爲州官所攘甚爲快快因明公移鎮乃欲自明兼曾佐黔軍久任邊缺習勞耐苦操守堅貞不遇憲知猶從常調儻蒙拔擢令備前麾於湘軍亦爲通氣非黃左曾陳之文采亦必不可少之麤官用敢薦呈伏惟昭錄闔運平生志願滿腹經綸一不得申每嗟感遇所差勝者不爲指目聊可倘佯明公蘊積必申會當光顯伏冀堅其志慮無隨俗推移親履行間必確知船堅礮利之不足畏他日並機器船廠一切裁之乃後知經術之不誣矣曾文正徒欲阿時以求避事致此紛紜中興諸公不能不受咎也他

何責焉偶感遭逢輒發狂瞽昧妄爲罪

致鄧親家

辛眉九兄先生親家道席二月初得手書歡若對面寄
示新詩高華猶昔而風格彌適復似壬乙歲刻燭分題
時尤有齒宿意新之歎耳舟中課讀之暇先和兩篇文
意粗疏恐不足賡揚清唱計此時彌兄又已至省家園
春興獨讓阿龍未審復有娛園詞句否三峽躍過正兄
少年本色闔運垂垂五十壯心自喜得君言差爲神旺
此來攜巫山之半雲將九雛之十翼乃如道士肉重思
借大鵬又不堪飛仙一笑也時局日變肅黨連帥兩湖

左伯癡肥聲言出塞曾侯執紼遽界全權南人爲相誠
非美事本在閒冷坐視舉棋一二年間卽還耕讀再爲
卜鄰偕隱之計蜀中民胞不可振興三數文人或當成
業爲此重往料理非有所樂也汎舟始至夷陵明當人
峽江清月缺夜起作書敬頌全福

秋期盛集日企清塵賢子來得手書乃知養道深居殊
無游興及觀大善心醉目營四海比鄰又爽然也孝達
欽遲高名託誠羔鴈越行甚易胡不往從豈聞彼乖厓
託之憚茆或云天行見異將俟來年闔運頃爲長李所
邀亦當北邁豫與君約如兩家子有與計偕者便俱率

領入京籍此將雛成其比翼發皇耳目開拓心胸且自
陶情何須坐老乎河不南徙政自東傳頗引新機洵訐
且樂否則蒲編斑管日作生涯揭曉之後再有續報祝
融之警兆應旅人或亦其祥耶使還頗促故不多及專
頌雙祺不具

致彭親家

正月一牋六月乃達可見湘蜀之阻循誦復書慨然有
志於本朝經學之編闡運舊亦聞緒論而以爲知言矣
但經書須有師承自通志堂之集爲世所訾阮集出而
又變本以加厲矯枉而過直今欲求諸老生能發明師

說之書杳不可覲唯小學有佳者耳豈得爲鴻編鉅製耶大著易集說近之猶嫌有去取闡運將俟弟子有特達者各治一經皆以集解體爲之非十年不能辦孤身在蜀舍己芸人又無此心緒田光所爲發慨於銷亡也吾湘校經堂生或能及此故以辭歸爲識塗之馬又恐羅研丈以白簡從事崔貞史於戲臺相見郭意臣以去就要君則敗興矣昨與丁公言天地閉賢人隱聖人作萬物覩聖則吾不能賢則未敢自謝當今之時非獨總督非隱主講亦豈可爲隱歸與歸與老糠可然不必吹藜今年若不成行明春定當還里比日武闡事忙尙未

與主人相見明年關聘已緩之矣封翁而謀衣食未之前聞俟還時當借箸畫策也

去歲聞辭講席不入城府卽欲入山奉訪人事怱怱忽又三時旋值冬沴乖宜傷慈損愛雖事同空幻而情寄難堪道力勝人委心知命移居學舍專養天和幸甚闔運買山不就朝夕靡康人託我以遺形而不能安之於大宅其爲負負豈可勝慚坐此牽勞百事俱懶百里之程頻改期約雖家人或未喻其所由也先生豈照之耶垂翼明夷終當一奮惟壽星能俟之耳賢女伶俜昨始立繼其兒頗靈便異於兄姊蓋承福被城中今年安靜

卞子昨有悔過之詞殆將去矣因便達書敬頌安隱不宣

致李副統

雨蒼仁弟道席前寄兩書由左營轉交正值心疾甫發之時續有從京中來者言豪氣未減近況甚困且慰且歎又見少荃所代遞條議知吾弟復有躍治之志俄夷謬議發詔求材騏驎不乘可爲太息天下之事誤於庸人者少誤於清議者多庸人之誤危顛不扶而已憂世者之過則危言直詞以惑中外如議和約而憂根本是也東三省之空虛非一日矣今委此一二人名此一二

人三二人守之一二人逃之其於本根何所裨益而天下騷然兩宮百慮曰日常若俄兵至而俄人固晏然也久之知我之無技亦或少出一二語以嘗我遣數十騎以疑我而此一二人者早已張皇失措盡敗其度乃浩歎於事之不可爲而仍取前日之失策次第行之則何如坐待其困之猶愈乎崇公不畫押左公不索城亦豈能禁俄之通商左自耀兵崇自伏法又豈能禁俄之通商他日俄人輒以兵至固有諸軍禦之矣若不以兵至而以商至陝鄂疆臣能止之乎廷議能止之乎今日之謀但當慮此固不必以用兵爲亟也恐哲人亦同此論

聊效所聞閩運於前年除夕至成都方崇大以爲非橫
加撼阻業已應聘不能曲從張曰與爭極爲可笑章程
既改遂當試行因畱一年中復還湘度歲今春攜妾同
來吾弟前索之子已補廩娶妻生子今不能復從君游
矣出山徒多人事仍當還隱弟亦可移家湘中冀共晨
夕丁公推賢好客或來作蜀游亦佳便可居閩運私宅
人海中無甚佳趣達者自知進退耳至都人多人人可
以致書所以遲遲者本約無事不空言也筠仙鏡初俱
無恙湘中固多良友君所激賞之曾沅甫究竟何如年
近五旬當去世俗之見莫若於經書中尋求治理此金

石之言非季高紅頂之罵也久不通問夜書五紙以當面談卽頌雙福並問蒙古兒妾無恙

松林一別大似林冲次日至城與督舟俱發比至津衛旋奉手書拳拳之情感何可說萬金期以他日故不復命小住三日意氣歡然十五月明遂從海運春分到滬寒食還家几席依然游情倦矣求田未得萬事無心三月以來課兒自適京中尙當有通問者故以例及君惟祝畸人早醒塵夢棄家游學以樂暮年癡待黃牛不如早從赤松也沅浦愚不可瘳筠仙毫而好事俊臣歸遂未見兄家待以舉火而彼絕不相聞所託全不足恃故

箋啟二

知世人荒忽不可捉摸弟實心孩子受騙多多尙不如
左十三猶有回信矣歸家閉門謝客俟移入山中方當
展其驥足秋風道爽或議東游暇若相思惠書爲幸

致向右江

子振仁兄大人閣下久未奉問側聞政名隆隆宜民獲
上騁其驥足繼美鹿張桂蔭非遙鄉人咸喜幸甚頌甚
聞運蜀游十載遂成老翁伏匿山陬久謝人事昨因族
孫女來覲詢其家事云其夫李恩生謀食潯梧曾蒙盼
睐去歲重游灘上未得枝棲四壁旣空一身無寄李氏
湘南舊姓恩生兄弟孝友篤誠俱善楷書亦諳箋記與

閩運重昏舊媾曾未能拔振其才自愧力微每嗟貧病
但以粗知名字卽是因緣欲令於嶺外安身或期樹立
然旅食不繼漂母難逢伏維仁兄洞悉人情素宏獎納
曳裾雖眾授館不難用介一畝專求鑒愛尙乞遺招至
府光借尺階徐量所宜沛之河潤月請能得二萬錢以
上方可稍資奉養略辦衣裝旣獲歸仁自然堪事他日
再當關之當道俾遂機緣前湯右菴過衡時初不知恩
生在桂失於面託旋聞移鎮知飲啄有方也閩運頻歲
遘凶今甘窮處築室漣上假館東洲城中故人散亡略
盡意氣衰落無可告言因事奉箋知哂疏率敬頌台安

不具

致維將軍

桂亭仁兄侯帥節下夏初榮歸適欲再謀餞局致未更
送三危曠望使星恒朗郵程賤候便若要荒離思馳飛
彌懷別促黃鐘律轉玉帳春來綏靜蕃戎增崇威略邊
城花鳥鼓吹和平緩轡吟游旌旗柔麗亦壯情之所樂
無眷眷於遨頭也閩運畱滯兩年仍違歸計故鄉米賤
田舍將荒必須一還料理候明春白使定和後海內復
康便可從容告去近聞日本復有生釁之意沈公已推
權翁師藩帥當無更動矣令弟時有書聞潭府安吉澤

坡署提督以來城內竊盜少弭歲計庫儲頗贏於前鹽局平順物論亦稍息矣直東屯軍與民間甚不相安鮑部尤爲擾累謀國不臧糜師間地此則非地公之咎也諸節帥惟振軒忽振風采連劾二司海上當復有撥雲之日耶郵遞到時計在暮春遠想清儀無任欽遲今春北行將踐河套之約奉贊鴻規兼承燕暇乃值令弟久病不得居停華蓋又赴五臺公卿多疑行止者春風吹柳遙望玉關旋復南轅遂睽清教比聞俄人求地朝議旁皇屏障西陲定多勞慮然通商交質大局已定環海輪船處處受敵彼若果稱兵內犯必不問關沙漠

之中伊烏屯兵實爲勞敝能聚兵一戰而勝之乃法

聖祖舉地而畀之仍畫嘉峪以爲疆界古之鄰國雞犬相聞初無見徧之患國界不在遠也西洋去中國六萬里而能駐京師當此之時侈談邊防者豈非至愚無恥之尤乎漢人恃和戰以求富貴朝廷寬仁待人未之悟也闔運無由造邾一陳其言唯獨丁文誠相與咨嗟今丁公復亡益無可語節下方當大任雖未可昌言棄地要當深思鄙言勿爲無益之憂此則少裨至計耳闔運近畱縣城督刊志書家事久付妻子寥寥無歡明歲仍當北游以豁煩悶偶逢官使謹付尺書敬頌勛安不具

與卞撫臺

二使方來卽知大中丞過采浮議初以昭昭易察了了難誣雖眾口之無根顧立身之有本內省不疚何懼何憂有道之邦危言危行固少焉而晦若實泰然以處之昨在縣見朱編修乃聞親承訓誨以閩運交通臺諫誣詆大賢既有證明理須置對但未修雉鷺私借羽毛幸已見信於友朋何妨自居於黯黹且水清石見石無躍水之能劒按珠投珠無讎劒之理閩運息心仕進中丞卽擢兼圻終明投杼之讒猶望式閭之禮想中丞東山再起南國式瞻中外知其姓名政事在人耳目落落行

意自有千秋日日言退已多一出素稱孤立豈恤人言
匹士雖愚平生自許瞻言百里驂靳時賢於曾胡或致
其切磋故流俗多驚其狂直至於世間之臧否曾非懷
抱所往來彼鸛雀蚊蠱之過乎前如鴟鼠鵲雞之無相
嚇昔張儀妾婦自甘始榮諸侯之一懼若子產塵垢不
止誠羞執政而後人錢閣學闡運之師張協辦中丞所
主一詢可得其端委羣言何患其紛淆儻京華物論猶
不聞知則巖穴民依恐多枉縱況乎人心險阻世態倂
張凡鬼鬼崇崇之行必唯唯諾諾之輩伏願高其視聽
閔以遠謨則千里鏡清黎民有利又蔣御史雖無文望

頗慕前修三年唯此一鳴疾書乃其得意疑爲假手未足誅心宜惜臺綱無詒口實如或託於蓋覆故作諧談亦損威明諸希照察

與李提督

漢春仁兄軍門節下前見已慰所懷陳伯嚴來述尊論見許爲霸才不勝感激自來曾胡左丁肅潘閣李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許其經濟從無賞其縱橫嘗有自挽聯云春秋表僅傳正有佳兒學詩禮縱橫志不就空畱高詠滿江山蓋其自負別有在也而麾下一見便能道其衷曲曷名欽佩來贖百元便不復辭以相知有深於

此也雖然空名無益現錢極難磨下一言而送去百金
萬言則傾家矣此又務虛名之過其實投契結分不在
此等尊目已愈否聞近又失血或聞有以去瘀生新之
說進者此不可信但吐血無妨年壽則所見多矣其寬
心照常不急不躁此道妙也弟因秋深風壯漕渠不通
不能不急去明年仍當出游鐵路議定或仍北上暫此
告別

復黎公使

蕤齋先生節下聞名卅餘年同在人海中無緣一見然
相知無疑也今歲與勉林兄俱寓天津乃得見來書垂

問之殷並讀大撰碑文舉挈非凡信爲冊典復承詢及
丁文誠志傳之類有無編次往在成都文誠手定年譜
匿不相示薨後鄂生自任作墓銘丹初爲之碑而年譜
行狀及今未出河東觀察固疏懶亦不諳習或託於豐
功偉績自在史冊之云故未便過而問也文誠與闔運
爲知己亦猶曾文正之爲闔運知己外間但以未得保
薦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誄文以
限於駢體詞甚隱約傳狀旣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
已較之曾文正身後僅有挽聯者已爲多矣然曾公事
業在湘軍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爲謗書竟承特

采曷勝感激三不朽之業著一豪俗見不得節下蟬翼
軒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嘗論之孔子云有言者不
必有德此是言語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無
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體也平生蘊蓄一
望而知允願先生依經以立幹耳闔運伏處卅年於諸
經稍有發明惜曾公早逝未及盡見弟子數百人皆功
利文章之士無能讀者初欲倡明北學兩次燕游諸公
率以送字游學人相待每住數月輒舍而去家塾教授
徒勞無益又攢眉而去之獨寐寤言考槃在澗亦今古
傷心之事也以公超然故敢言深有便相聞徑寄長沙

可達海邦秋靜禔福無涯爲幸爲頌

致楊世兄

吉南世先生專席自託師門終睽鯉問比游吳會驚遇
鸞驂旣省覲之來遲恐會喪之無及言山空望賜楷難
裁伏想孝思應悲旅客但酬恩有日誅德無文謹上一
聯微攄寸結先公優游道藝惠濟親民了徹去來遺畱
善慶弘光徽業屬在仁賢外附銀封乞陳芻奠手慰大
孝不知所云

致郭兵左

筠仙仁兄先生道席別復經歲企想爲勞聞從者又至

上海蓋峴首欲招名德吳江旣冷湘水回春季氏脩好
收公藥籠玉池高臥恐不安矣卑石思賢待開新席丹
燒書到事在意中不可不豫防也去歲無聊偶與李相
往還論外事皆牽涉大賢以爲切證誠以當今知洋務
者以公爲先覺先知雖然青出於藍後生可畏人定勝
天之說隱然有包舉六合之量如以英俄爲三代之治
則非事實今寄上三稟乞加評定並示其謬以待後世
論之但不可使中華朱克敬列之消意錄至屬至屬此
事頗有關係非笑話也金剛中亦唯趙坪可與聞處士
橫議雖致仕老夫亦處士故不敢秘

筠仙仁兄先生道席盛暑還舟神與北風得上昭陵灘
乃逢狂雨回望書屋蘭雪灑然抵寓後復逼秋陽七日
不事暇檢故篋得舊點墨子墨之色黑可以勝皜皜之
日遂補注數千言並爲敘其意鈔稟呈覽鏡初居士方
欲覓墨子本先生所藏有佳本乎墨學久不傳我聖朝
稽古右文九流并包豈不可討論絕學以詫來世乎以
餘閒與曹居士共論之闔運願爲禽子再拜再拜也其
書唯經說四篇最奇闔運所注尤傀異吾斯未信冀聞
先覺相處懷遠尤冀移居衡山以永朝夕省城擾擾可
以爲仁義之遠廬耳前聞皞臣述追書云云何其膽小

汪南書來方知料事之明此易見也因意奉書唯起居
恬和爲頌

五月至長沙無日不談蹤迹及觀邸鈔乃知朝廷真大
用公萬里宣命專行己志未始非近局一大轉關也若
徒仰樞府指蹤便無以異於庸流以生平之學行爲江
海之乘鴈又可惜矣公質弱易攀況多人多生得失尙
冀明察獨謀無徇時俗凡臨事皆宜然不但出使而已
被人掣肘卽是材力不足任極艱危無有轉動不得之
事狼跋美周赤舄几几願時以爲念闔運近得李雨蒼
書欲拉我北游彼多虛願故亦未定行期或因緣猶得

一相見耳駢駢每懷輒附咨諏

見紀綱除夕還書言起居詳哉又聞家報言不及公不知得見英后以否其遞國書不知於鄭公何如亦別有摺笏爭論之事邪人謂此行以羣公難行而遣公公所奏張參贊則云公所畏者使法而所請者使英闔運以爲人臣奉使唯其所往涕泣辭家者固非慷慨請行者亦謬唯是海島荒遠自禹墨至後更無一經術文儒照耀其地其國俗學者專已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於富强之事誠得通人開其蔽誤告以聖道然後教之以入世之大法與之論切己之先務因其技巧

以課農桑則礮無所施船無所往崇本抑末商賈不行
老死不相往來而天下大平此誠不虛此一使比之蘇
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謂狂狷無所裁者矣夫好異喜新
者人之情也利馬寶之學在中土則新在彼國則舊公
之學在中土則舊在彼國則新誠爲之告以佳兵之不
祥務貨之無益火器能恐人而不能服人馬頭利分爭
而不利混一鐵路日行萬里何如閉戶之安舟車日獲
萬金不過滿腹而飽彼土人士心氣已達耆欲是同其
比之徐光啟之見西儒奚翅十倍傾仰而已縱不卽化
而後生有述昔老聃之流沙而胡皆爲佛卽其效也奉

使稱職一時之利因而傳教萬世之福雲生昔贈吾詩
勸以爲火莫爲月夫化墨爲聖進器於道豈非火之用
哉想兩公見書必同忻然至於覽士風刻崖石雖文士
之陋習亦暇時之一奇也吟詠情性以慰永懷亦養生
之一道也公館歲租四千金則彼國至貧者日用幾許
出使自備費用固一時之苦心然亦不可學奢僭受盤
剝宜遷小宅減諸雜費使人知儉儉者非艱於養汰其
甚虛而無名者也奇技異寶屏之不觀小利小便不以
爲喜如此乃可謂儉矣公一舉張生而被王撫所蚩歎
異金生而爲李督所持喜其儼好故也夫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好惡不形於色清濁不疲於照雲生之爲人自
視有餘推賢不足公推人有餘知賢不足海外孤居宜
勉所短凡輕生死者或不能平好惡其輕死者其近名
也而有悟道眞知物化者遇蠶蠶而變色聞毀譽而失
守則血氣之爲害也或久已相忘而諧謔間及如公於
左生者亦俗人之所怪也左之識學不踰明人劣及宋
而止矣何足以識九流之秘奧知六合之方圓乃李公
者學又不如左甚遠而公無違言其他不如李者又眾
公皆無違言然則公得無有好惡存乎好賢惡不肖治
國之大經也而獨不可以之容於吾心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吾心之所自慊也而非所以待人況夫西枝其安之徒昌猷立煌之類乎此皆中土之陳言聊以助燕居之攷證耳

玉池先生道席瞿舟促發投筆長征小輪畏風八日下漢緣途逗畱行過一月吳摯甫先已篡立矣督府館我於吳楚公所聯絡湘淮時與張軍犯往還而已一日談及清卿奸邪之奏少公云君意若何闖運對曰惟撫臺能稱撫臺公大學士我老學究皆不以爲然也家夔來文又言輪船民情不便則公所云撫臺要辦者又是謠言又何兩撫之不謀乎鐵路父子異議香濤獨蒙褒賞

海軍不謂然也。閩運論之公之行湘輪李之開津路皆爲家門外宜有此一種洋貨高興之舉也。以兩公一代偉人高瞻遠矚得意之筆而鄙論如此又何怪天下之揣測紛紛張香濤李黼堂之妄聽妄論乎。先生休矣不如專攻鄭康成剽學黃山谷之橫恣優游也。家書來聞公多謝病避客閩運常怪公愛見客而外論反恨其不見客足知議論難同要之能謝絕孫呂則大妙矣。伯寅生平積恨一旦得舒頗收假古董而湘士則皆佳者。滌丈有孫能承清選亦藉以籠絡不羈尤爲可喜。閩運破船多載藍盤蓋天隨處荒唐幸無齟齬唯頗畏教學又

不喜言洋以此無職業耳右銘遂打死矣以此又差自
慰也初夏惟清和綏福不盡

與孺人

十年相守一旦分襟既殊少小之愁春復異關山之遠
役想卿獨處應不勞思然孔雀五里而裴回文君白頭
而蹀躞況於燕楚異地涼暄殊節者乎當堦紅葉寸寸
芳心入室燕雛喃喃款語中人偶望遠感仍來又足以
駐景延年化公爲童者也汚口還書已恨汀洲之草都
堂納卷獨聽殘月之鐘雖曰暫游誠爲多事但道長難
夢晝永空銷已驚緇塵終遲革鞅分無壺公縮地之術

而有景純願夏之心歲月將馳優游而已子吟桂樹我詠條枚既見不遐方謀同老安神房內獨念忘情如日相思手書爲慰

新年憶遠當復勞思善護玉躬以迎春福幸甚幸甚途中游景已具前書除夕前宵遂抵蜀郡主人相見專以主講爲辭辭湘就梁殊非吾意但此間官事樛葛二使多所吹求故未暇正議開筵諸生皆還渡歲且俟仲春方定章程耳成都風土夙稱浩穰然北俗多而南物少亦未遽爲天府唯冬暖如春晴多於雨行不遇雪腳免凍皸蠶豆芥莖皆已上市江梅海棠殆可同時較廣州

地少溼蒸最與居游相適惜無縮地法令諸女婦妾侍卿暫一來游也無非聞之更當歎息矣

比遣兩信皆論迎嫺事初五日得七月廿五日家書並兩兒文皆可碰中豐兒文實少數句其二篇則全未做是成弘以前法門龍飛相公宗派甚無謂也外舅做一時高手今得外孫傳之而更高故是罕事功兒文雖不高其無聊亦同唯後二比佳耳然皆可以爲秀才矣家嫺皆不能來久居山中亦復岑寂擬於十一月十六日起程還湘功兒如未來便可不來如已來到在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卽當同我在成都度歲使其遊覽以化去

孩童見識明年正月底再同回也題名錄至今未見俟
到後再有議論總之隔遠難打主意我又主意太多此
離羣索居無內助之過也以此推之則卿比年以來無
外助之過尤多矣凡人每日當思已過此卿之所尤短
者吾每寢食未嘗不思之惜之愛之恨之小年相處至
年老而不忘相規斯可感也非女亦傳卿衣鉢吾痛斥
不能改既是外人懶講得他搭一拜上告之聞卿多病
甚念損我壯游之志也會當謀歸善自扶將

與六雲

半山無恙四月廿五日得閏月十七日書並承寄筍芥

鹽腌豆四種甚慰甚慰大哥來書言女多病前曾寄問
矣今菜菔精致如此可知操作如常仍宜保重爲要前
寄贈者名爲綠菜乃江邊青苔之衣出於蒙山之下江
水之中始於宋朝哲宗皇帝之時有眉山史氏女名炎
玉嫁雅安張子履與黃山谷爲表親始采此菜寄之山
谷爲綠菜贊今刻於蘆山縣廟其後徐閩中又作跋詳
言之此菜宜配以辣椒涼拌食之亦可投沸湯中如頭
髮菜之用山谷贊云在吳則紫在蜀則綠石花葛仙米
之類也吾未試嘗知其味不能佳但可畱於客來下麵
或餛飩以代生蔥髮菜耳不可燭煮也又聞陽春妻言

箋啟二

女意欲來則斷不可此來水路有三十日無日無刻不
險旱路有十日一日須行百廿里女既怕船又悶轎何
能至此秋後擬接盼女隨大哥大嫂來或二哥二嫂來
女君常欲渡洞庭若能來更佳若嫌遠亦可不必吾在
此不少人伺候院中頗似鄉居亦有醃菜芥心蒿苣鹽
卵之類蓮耶亦能發麵起溲辦菜竟可出師又有一年
輕女工其人老實勤謹專司縫補漿洗之事所少者夜
間偶醒無人可談然夜談亦傷人家媿不來亦好唯兒
女不可不來就便讀書也並以先告

與代功

昨寄銀乃營勇耳本欲省銀而反索一元以去信力不可省也前方一來得寄瓜正病洞泄食二枚而愈此汝之孝思也然非去年之罵不及此今年入伏沈陰涼於初秋霖雨已六日猶復時行逃暑者則得矣如秋收何昏期伯琇擇在八月廿三日更請張雨珊查之一切皆借辦唯須一牀耳我作男家請程岷樵作女家用一百元爲度若男女上親來無此力量開盤費拜上諸位謹辭恪辭張世兄來尋年伯指與兩年伯塞責汝何必爲之慮癡人也癡人也羅振旃亦同此矣撫臺請喫飯不去固是告化子之高節然終當一往見汝乃少爺非秀

才也帖用愚姪隨所問而應焉求賢旣收招牌調課正其本分蓋因王祭酒揄揚終身不得爲清流矣自古亦無清流少爺也書院塗卷革去四人措案又革去四人人材幾何能禁此剝削表率無方何敢辭咎一去斯可蔽辜矣家中應帶來之件程商霖來卽有鋪派汝且專心看近三科揣摩李希聖夏不觚紹弟公朝元也久聞湘綺樓之名若見汝文必云蟋蟀似牛鳴矣汝入股未通曾不自知但云不佳何其僭越但終久有一舉亦不必性急也飄流游學儘發科名白首芸窗亦其應得彭駿五愁兩兒不通余云君家父子皆通有何好處此語

喚醒世人不少

六月廿一日得四月廿五日京書言已不作文知汝之
好諛惡直不自覺其流露也試文不通當簡練揣摩改
弭更張三鑿五雞汲汲孳孳方不負跋涉不孤期望廢
然自止此何理乎由汝生來未聞直言雖父訓不能不
逆耳又習聞流俗人言汝父話不可信議論太高言不
通者卽其至通不妨中也噫嘻誤矣今不暇與汝論且
論出京之事江浙試事地近人希可以棲身可以怡神
昔吳子登先生以編脩就白學臺十兩一月之館人皆
恥之吾獨敬之願汝之效之也此胡子威之所不屑不

必再藉口矣就定學館自應看過熱鬧再行回家此時已十月盡吾亦安居東洲以爲後進模楷命當就館有館卽是好命不必別打主意也以汝意處此境遇旣貧且賤以吾思之先無片瓦寸土而今有屋有田先爲窮巷孤兒而今號稱大人先生大富貴亦壽考雖郭子儀無以過之未爲不遇也世俗又何嘗因汝不中而看不起汝自薰心於瞿九哥龍三叔耳而汝又看龍瞿不起龍瞿反看得汝起汝之義不可立我之論非過高章章明矣京城亦須靠筆墨撞錢寫字卽可敷日食不然坐喫山空此時眞無人看得起此亦不可不知也張正陽

教書雖好愛管家事我在常德書與八妹早已料到及還書院將我衣服席卷而去此人我不敢與通往來以省煩惱汝居法源寺耶我舊居係一正兩橫大院子魁星樓則不記得王世兄何官何字何以得見序已允作九月必有

寄代輿

五月十二日得鄂書十四日得女浙中書皆四月廿九日前發前後不相遠此和夷之效也上古之時不相往來末法之時萬里庭戶親戚相聚何足爲歡各勉前圖但須謹篤耳女書詞意開展然不畏慎接人持己以恭

爲主錯字亦須點檢如部置誤作步改衣誤作解鎮俗
誤作震皆緊可放心花叔生姜之類也弄麀伏獵詒笑
千秋此非父師所能教督在自己畱心而已劉伯畱女
讀書蓋以我爲謙詞未知女不能也由女等不能耕種
無事可做只可在長隨上一等以俟上進再上則佐雜
學成大器亦可將相然必由書啟朱墨號件學之學刑
錢又成一別派不肯小就矣此漢人爲吏之意以待無
業者本朝名臣多由此出與科甲無異此信鈔與功兒
讀之功兒旣爲香帥所禮女又畱依大藩榮則榮矣於
我發遣女兄弟出外隨從州縣學習民事之意未相契

合固由過愛加禮要亦近時人志大心高以爲數金小
館非終身之計不知前五十年湘中豪家之祖父皆每
年恃二三十金以仰事俯畜其妻子亦秩秩有儀非今
日囂張誕妄之習黔臬唐三丈女徑稱爲唐荻農大妄
可稱其字相識則固姻世丈也黃澤臣亦與我相識但無交情酒食來往而已省城巨富其祖
父餽遺新翰林不過元絲三星請客尙不及蘇三蒸盆
之豐故能將相龍驤文武蔚起今無可挽回矣猶存古
意者則子容仲容而又不能登大雅之堂幾同破落之
戶由金銀珠補奪我詩書故也曾祝林祖父有言半截
鞋子一股清氣女母固恆誦之女等未聞耶常思此言

乃可以富貴貧賤不然徒恃運氣不爲成立也東洲閒
居罕出心頗不歡女等能撐門面使我歸老山中則爲
慰矣莊子云佚我以老少年好佚則衰氣老年不佚則
苦命也五月十五日偶書

與璫女

女小姑之子今日來言女與小架氣想係許爲盲者不
通之說也妾可容則容可去則去眼不見爲淨不比女
庶母能事嫡則有氣架女作女時猶以爲不然今何架
哉正欲遣人來而女信到從此以後請勿架氣鄉間平
息可喜女不來者爲事姑耶事姑由於事夫母子之愛

天性也夫妻人合不合則止不可使女姑因婦怒子亦不必不合而猶事姑飄然遠引穿羅裙而去之達哉達哉功成身退姊妹會合別有可樂不亦美乎若有恩不捨則忍氣吞聲將小作大如四奶之所爲亦可樂也土匪事小架氣事大故特書此喻女知之

湘綺樓箋啟卷第二終

湘綺樓箋啟附三

目錄三

長沙湘潭王閻運字壬父著

張楚珩一啟 李申夫一啟 黃翰仙一啟 彭川

東一啟 耿鶴峰一啟 張壽樞一啟 李黻堂一

啟 游子岱二啟 席研香一啟 周雲昆一啟

張粵卿一啟 鍾蘧菴二啟 黎簡堂二啟 崧錫

侯一啟 尊經院生一啟 馬伯楷一啟 錢徐山

一啟 李幼梅一啟 上外舅一啟 朱肯夫一啟

趙撫叔一啟 嚴鴈峰一啟 唐鄂生二啟 曹

鏡初一啟 陳魯詹一啟 左錫九一啟 孫伯璣

箋啟三目錄

一啟 黃耀庭一啟 張子瀾一啟 高伯足一啟
黃運儀一啟 勞鷺卿一啟 陳用階一啟 鹿
滋軒二啟 殷竹伍一啟 張叔平一啟 黃小岱
二啟 李若農一啟 潘鄭盒二啟 唐藝農一啟

湘綺樓箋啟附三終

目錄三終

湘綺樓箋啟卷第三

長沙湘潭王閻運字壬父著

致張梁山

楚珩仁兄大人閣下前過棠疆渥承供帳頃披薇簡兼寄疏簾遠襲仁風坐唵清晝松厓在望荷遽交并但物產徵求有累廉吏又當續製門堂各種今未蒙示價故不便再開尺寸樣式有暇乞飭店工照來式疏密議定每尺價錢以便續製耳顧公已暫畱瀝局緣治狀見重上司期滿周星並當酌補實缺想賢者不以久暫勤怠然循績無不聞之理惟希勉崇威惠無慮甑塵也秋初

尙欲迎嫵再當有託

致李藩臺

申夫仁兄先生道席前歲寓書無報昨由轎班帶呈李
黼堂官牘私函未作別簡以爲知聞勝於箋啟仍保定
之故事也毛公昨來傳道近狀甚詳並承寄聲問二事
龍安旣三年一考回信似覺太遲真不能不勞煙墨矣
東行幾困聾公負心非筠弟鳴鼓千圓不可得此草蛇
灰線之一君知之乎尊經院中日虛席以待高朋君知
之乎劉景韓來致意讎相責以解鈴自效曾丁憂不果
君知之乎累清雋以操持費游資而無補湘中民吏企

望軒車舍而不往何其恕也金剛唯有黃門翠喜仍偕
白髮鬱鬱劔閣不取成都又何憚而不來耶世局日新
行年已老優哉游哉吾與子游不與子優耳七省姬今
成九子母未退而衰妾不如妻又其驗矣閭運須白於
顏子而髮黑於玄妻一以示好學之誠一以見求仙之
效垂問其理理合申明筠仙與公同爲可惜終當乘時
一展彼時恐又參商要之我輩各放光明必非太平氣
象不如林泉嘯傲皮口噏天旣保交情更全國體此外
蠅營狗苟相黨相爭或漢奸以保功名或清流而取將
相旣非吾人之所屑宜其升官而發財舉人有人舉乎

廢員當廢然也秋涼尤可樂知雙飛復還家園楓葉丹
時翩然俱至早除正室以愧梁孫

致黃道臺

翰兄姻長兵備同年節下奉別月餘唯酒食宴樂之務
雖聞上官之日竟遲版賀之儀頃辱先施欣聞新治清
釐閣牘暇得看山雅俗相兼無妨高致甚頌甚羨法帆
近將北犯季高南下不敢從海道行舟廿年洋務埽地
盡矣廷議並不暇追究但皇皇西關玉門撤毅齋以代
合肥辦理荒唐此爲至極幼稚見賊不走舉措可觀反
奪去卿銜將授閩撫亦未測賞罰之意岑公復事夸大

檄催鮑軍當道焦勞不茹不吐忠憤之氣有感輒生仰
屋奈何倚柱長歎嗟何益矣但計劉左至軍戰和必已
先決大要仍庚申故事耳月卿保薦人材首舉此間已
令祥人不得專美也芥帆見輒相念併以奉聞蓮翁已
屆行期尙無申報闔運杜門不出唯事娛閒近聞貴州
教堂悉毀東道恐有西行之命則去住兩難恐當學杜
子美北游閬中奉擾有日耳秋晴氣寒伏惟珍衛

致彭川東

鴻翁先生方伯節下前奉謝牋比微還答適當炎夏未
瀆空函敬想起居惟綏福祿邇來國事日見囂譁冠蓋

紛馳羣材輩出獨蜀中以倚畀之重致諸公無遷轉之
官朝廷注意西陲事定必當峻擢矣闕運畱滯成都幾
同杜甫嚴公移鎮未卜何時動則經年又桂園高宴時
益深欽企也敝同學梁進士濤官回籍候選銓期尙遠
貧況依然其縣唯有書院一席可資苜蓿別無前輩尙
非躁望希求丁大翁聞係同鄉素無交誼欲求節下函
賜推薦當荷裁成特令奉書詣見並希教植爲幸專肅
敬叩崇祺不宣

致耿彭縣

鶴峰仁兄閣下奉別經年在省城彼此相左未及一見

殊深欽遲政聲益美近聽鳴琴秋峻節清想多高致幸
甚頌甚貴治有章生漢星家頗殷實其人愚暗受人欺
騙曾以百金求見閭運一面則其他可知前因家事涉
訟但子餘爲之調處昨來呈送詳文云已褫革頂戴未
知係人詐作文字給之耶抑係真有劣跡見惡明府而
假此懲之也弟思弟兄爭產古循良輒閉戶自撾以其
傷先心而啟薄俗無所謂曲直也就令乾沒盡淨仍係
楚弓楚得況其弟以帳目細故致令其兄革去一官使
其父母無貶封之榮望已爲不弟矣倘爲民父母者又
必以曲直繩之或致其兄受刑辱驅迫豈不更爲章氏

恥乎因感其受騙之愚特致一函尙乞照察如並無別案可否矜全開復及免再催提之處並乞示知如更有劣迹亦希詳示以便開導使之伏罪統冀酌照敬頌台安不宣

謝張崇慶

郭筭冬釀方思燕坐之歡郇朶雲飛欣見遽卿之使特頒隆貺俾侑生朝遂忘殘齒之衰惟覺關心之切敬維壽櫟仁兄延鴻至日展驥崇城臘鼓催春洽歡聲於閩左邠笙息老分壽酒於庠門拜惠誠嘉論年實媿閩運服官無志知過有餘幸當休役之辰差得賞文之樂手

肅申謝

致李藩臺

黻堂學長老兄年先生道席去春寒窗談敘深慰離情
自別怱怱然越南開過一年潘龐孫龔許多笑話吾兩
人只看舊書幾葉詩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又曰
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小時寫影本不覺其佳今乃
爲斯言之有味也昨得來書屈指算來又將一年矣具
承宏獎加誘兼示近作老兄宦成名立蕭然娛老闔運
東奔西馳亦無日廢書戴祠負笈差爲不負今日校經
思賢無此學生雖有名師亦何所益闔運蜀游七載只

開得一法門繼起之賢當俟數十年後穉公折節下交
非爲興學豫知英人必窺西藏欲儲幕府材耳今果有
謬議萌芽養兵待用而此公衰病日增閭運又喪去長
妾明春議起恐俱不待矣天意難回誠可三歎但世事
夢幻就令真成事業收場時亦復何有有此一段願力
便隱然有鞭笞鱗介之形雖一無成不足恨也後世當
有知者況見在尙未遽散乎見郎之來稍覺遲矣如可
爲力必副雅屬笏山荒唐告病不成頗爲識者所笑今
日兩司人物絕稀若公之絕倫超羣則更成廣陵散也
城中想俱爲左忙專祠必在陶宅對門黃海老有句云

眼爲尙書墓草青今乃門楣輝映一雪此言所謂凡人
不可貌相湘陰多人物湘潭則唯有叫化子恐一解元
不足張吾軍耳成都冬煖海棠已花獨對早春甘於寂
靜明春當遣人送妾柩還里或得與丁公俱行均未可
知明史極與時事有關閩運少時卽欲作過明論四五
十年猶未成一句聞公來旨欣然相慶功不必自我出
文可以看人做何樂如之使發甚急輒書兩紙恭叩平
安

致游署督

子大先生節下奉教日淺未能盡窺蘊蓄然側附有道

自謂知心瀕行承攜酒對談何減李郭同舟之榮乎在
道卽當賤謝緣客心驚進紛不可理到家旬月沉俗尤
煩苦雨蝸居加之人客偶一伏案聊希靜養今始稍清
醒耳承宣暫領上下交孚稚公局勢已成所望者助其
不逮此乃東漢以來法家通例儒者徒多議論竟亦無
成則笏山之已事矣平情論之易私欲尤重於丁何能
禁切入主節下剛直廉儉可以盡言彼此熟商則互相
增益英承初至不似崧王收權杜倖大有可爲他省尙
難遇此長官想公亦然此言也閩運當軍興時與聞湘
政以爲湘勝他省及至鄂粵直隸俱居藩使署中攷覈

牧令鮮有當意初到四川尤爲蕪蔓竊謂吏不可澄頃
還故鄉證以聞見蜀中猶有天日蓋十年來丁公倡導
之功不可沒也使藩使得人幾上理矣頻爲滑吏僞儒
所亂思之可傷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先生倘得真
除庶其金蘭同利耶局外間言不知其僭家鄉多雨尙
不妨農闢穴布於周行則士民深慮也妾葬後卽當北
走再得相聞先此申謝

子岱先生道席比上二函皆無還報攝君新政大抵平
和然以資用人與以意用人各有所敝敝於資者自問
無媿易流爲廢弛傲愎之機他日眞踐台衡幸思鄙言

位高望重非遇強聒不舍者更無從商量也新寅相比別是一路又當坐視德化之成矣今年長沙新進士李君宗裕曾在左營文案卽用分發觀政成都欲學爲吏當得名師用特函達轅前乞察其能否從寬教之幸甚幸甚聞運於秋分日買舟東下由淮揚北上再當乘便通候

致席臬臺

研香仁兄大人道席去歲奉復一函計達荃察秋深東汎雪霰北征小住京塵遂更歲律春分至里卽擬泝湘緣有所求嫌於僕僕相訪之約尙有待也側聞經營小

損乃復大施精舍之成將比洙泗此固嘉與之深量非
僅廣廈之歡顏也但主講難求學規易壞近歲新館不
下十餘唯蜀中得丁公主持粗有成效此外不過增一
間館位置私交如俞蔭甫黃子壽者已爲極選究無門
人成業而更啟鑽謀強薦之習歲捐千數百金於小有
聲氣之徒其無謂亦甚矣

致周道臺

雲昆仁兄先生閣下同舟之約乃荷資裝履新之會幸
陪盛集乘流迅發及夏安旋兩舫穩完一家悲喜俱承
仁賜企望清光想覈吏招商必臻饒裕昨有還者云綜

持過密復多洋票然耶否耶以質兼聽族弟世鋤蒙渥
給其火食似爲過惠彼在家一錢難覓去歲敘卿所贈
悉供外用妻子仍無絲粟乞傳諭開導若全不顧家卽
無須求食閭運所以位置之者已不遺餘力彼若嫌少
別處發財若但供一人不勞遠涉千里恃在知愛敢布
腹心從弟世同已令其迎母便養亦求諭令擗積百金
或兩年之後可辦驗看弟家赤貧而子弟均如貴公子
開口便說幾千錢不够不知其家有幾箇錢尊府想無
此習氣耶湘撫消沮閉藏陰行善事松公新到輿論翕
然署藩左右做人日飲亡何而已吾鄉吏治似更不如

蜀殊可怪也笏山入都當可瓦全次青可望署撫摯民
亦不至開缺雪琴日內卽到矣前置莊田未得妄樞暫
無可厝權殯城南以此在城小住將及一月日月如流
諸事荒廢所喜頑軀強壯堪以奔馳但蹤迹無常恐音
問不以時達尙乞鑒恕

致張總督

粵卿先生尙書節下自前歲過巴憑驛上書未奉手題
不勝懷企老成遠鎮朝宁紆憂而迹阻偏隅香溥所歎
又政學閔廣吾楚具瞻久滯西南鄉人失望況復曾陪
尊俎每憶唱酬雨散星離良增吟想羸官狡吏上下其

間回想蜀游已成希覲桂林之治不更遠耶閩運贊幙
無功誨人復倦今春歸里穉帥亦殂從此輓轅金門買
廬海汭浮沈之計薄弱所宜清秋戒行偶覲舊什遙瞻
旌節輒賦一詩便書鄙懷上塵清鑒敬敝台福並頌府
中同安不具

致鍾親家

遽菴仁兄親家節下頻得惠書一喜一憂昨得七月十
七手札恩深淒惻感愴彌深出鎮偏勞又逢拂意達人
強解然心緒劣矣閩運於八月初日得家丁報書卽聞
四女之喪十一日業爲成服比卽欲遣書奉慰猶冀非

眞此女短命早徵思託福門以消災禍乃侍奉未久仍累憂厯承煩親家夫人悼傷憔悴爲之料理是閨運之負尊兄也夙債空花尙何言矣博有申哀容尙當續寄子大祥人均各攄其蘊蓄劉王將至局勢又新廣坐澄觀亦當感歎錫侯又得密保蓋莊子以計去之然貫九之事中傷已深六缺不遷良有以也閨運求田未得妾殯猶懸昨得丁府書云穉公由陸至濟遂於此月內買舟下漢將赴厯城家事委之妻子冬間當至京小住或畱度歲符卿初試不利殊出意外東西小試較難然捐監不及生員仍以入學爲主明歲致柩還家即可畱科

考兒子長大當放令自辦口食想親家必圖此計耳倚
裝恩復敬頌台安不具

蘧菴老兄親家耆席自郭縣丞入蜀奉寄一書並外孫
女十歲小器服未得還報又七年矣去歲在輪船邂逅
賢婿始知嫂夫人捐塵竟無赴音不勝驚歎江山雖阻
音問易通久闕箋疏實慙嬾散初期自沛還後遂泝江
相訪兼看外孫拳勇亂階江輪幾斷頻煩惡耗心膽俱
寒冒暑還舟閉門一歲風波未定瞻蹙徒傷相見之期
當須亂定隆兵備無辜遣戍潦倒可憐老病茫然若墜
冰谷特爲專函奉託希飭賢子輩一爲經理俾無窮途

之歎感甚禱甚閨運今年七十還山後僅足自存惟念
怗女僅一遺孤又將遣嫁思令到湘一見外家門戶非
自來攜將不可符卿倘借差到湘就近領來則尤感望
但親家篤老必不可離弟精力尤強俟時而出一了兒
女之願非曰好游先此奉聞想亦晒其多事也賢壻溫
雅甚爲令器今想已還蜀大受驚恐希以此函與同觀
之符卿亦不別書緣弟居山偶然入城人客紛冗不暇
伏案也未明求衣書此三紙敬頌道安不宣

致黎漕督

簡堂先生仁兄侍郎台席三月杪奉手書循誦欣荷漕

帥新政未及一言公私優裕與否頗深縣企穉公以爲
必移齊魯而閩運則以爲將督雲貴蓋季子佩印必出
蔭帥於邊荒選賢而代眾望所孚也得無又憾其不善
頌乎二策妄言乃荷咨訪此實謀國之誠謹令諸生錄
反復三書以質明知不可令他人見恐傳鈔易播於立
言之體多謬也匯東鶴立雞羣猶存憲格鄂生想當相
見餘無異聞湘中大寒蜀亦甚冷蓋國憂之兆耳起居
善珍以慰遠懷

簡堂仁兄侍郎節下前聞移鎮吳門果符所料江南繇
劇天下之都冠冕羣賢俯視譚衛餘子眈眈更不論矣

但政出多途地分四府淮司海道皆成大尾甯藩守職
固不相聞今又益以直督頗將頤指漕提旁撓亦爲惱
人非我朝元莫能無咎節下處之得無復思黔中乎蜀
都自匯東來時眾嫌鶴立略加排擠翩然復游盜憎主
人此風未弭壽星請清庫款罅漏孔多三旗欣然覲其
可代三頂之拐又移秦人聲勢洶洶但幸災禍風氣至
此良可憫傷唐去丁來隨波上下所謂妄想顛倒苦海
無邊不識吳中狂瀾有砥否節下總綱紀之任唯當厲
其風聲休休有容則滔滔莫挽此閩運閱歷所得敬以
奉詒耳朱甬甫來學校不廢功成者去明歲決不蟬聯

冬月買舟畱人爲盾從此復遯衡山矣沈世兄得依幃
幃冀可自成一家意氣稍浮尙求加之檠括成全一人
士如樹百年之木非有大力者不能閭運上說下教徒
強聒也

致崧臬臺

錫侯先生仁兄同年節下錦城過從欣接光儀兩歲句
畱隆情稠疊瀕行辱承公贖復拜嘉肴荷德榮情俱隨
江兼風帆順利未及停舟郵謝稽遲當蒙仁照春風入
律台曜迎輝政福俱新頌企無量閭運於嘉平三日始
泊湘堧人事倥偬歲華荏苒所幸妻子餘嫺尙託平安

湘中淮嶠諸商新立義學便畱閩運爲其館師感舊憚
勤本宜不就以郭筠仙侍郎今年業經起館急覓替身
辭不自由遂已許諾知者當哂爲馮婦也左相恩恩東
下顧盼自雄前聞精神委頓者殊非情實彭侍郎曾督
部均各矍鑠簡老最少反至頽唐湘撫卽日到官新舊
頗稱公敏長沙安樂足慰遐思錦水新聞幸時見示還
船促發手肅奉謝並頌年祺敬敬雙喜

致尊經院生

敬問尊經同學兄弟無恙閩運文質無底承乏大庠幸
荷擇善之心許其一日之長觀摩朝夕研尋經史有朋

之樂始驗於今臨別皇皇俱如有失昔人流連山水尙
欲終焉豈況羣賢皆吾兄弟惻然告去蓋亦有由凡學
不待師告不可瀆三年攷校便已離經老馬之途不先
千里久相煦濡反錮聰明所望高明從茲特達啟誘後
進其益無方又人師難求官士先志貴州山川峻駛氣
少停回名利之心未能淡遠先聖所戒欲速見小具有
深規速必多誤是以不達小則易識安能更大簞豆見
色必無海內之樂推溝澮皆盈已有孟生之立待此二
說者深思則爲良誨面斥其何以堪假我數年各相思
學睽離之情味之彌永毋效兒女但樂同居亡子葬地

未安明春始定鄉人別設講舍托爲照料尙居省城賞
奇析疑猶能遙應東風轉信書此相聞俱勗日新隨時
自愛

致馬兵備

伯楷仁兄同年侍者相見雖早相知恨晚然仁兄招延
太過愧無以報使三年前卽相見不知費多少酒錢也
夔乎永乎別有佳處乎示知爲望非爲兄計爲皮衣計
耳卯飲三時定發一棹別後行舟順利於嘉平三日遂
抵里門納賄所得及插花禮物一無損失此爲快事亡
子尙未入土弟婦又丁母憂此爲悶事殘年催迫門無

卷三十一
債主而囊有餘金此足傲曹國夫人不獨誇示畫界欽
憲也明歲主講思賢義學館穀千金生徒甘人不知錦
城新詠又作何語郵筒易失書問宜疏非有好音無煩
作答專肅叩謝敬頌春福

致錢知縣

徐山先生老兄道席蜀都觀藝仰賴開宗文苑譚英備
聞餘論名輩難攀於耆宿謙尊許託於後塵屢接清醪
仍叨餞席江之羨矣別思彌深出峽瞻雲逢春望遠道
祺益邵福配綏成小星歌紹飈之祥大邑有借才之地
雍容文翰若在元城跌踢酒場劇談延閣凡茲善頌願

作宜春闔運提挈嬰兒睨間關江漕三舟安穩一月休聞
甫及臘初獲停征擢入門號咷非孔融失子之情卒歲
恩忙育廣漢迫冬之歎加之寒雨坐聽徂年欲附雅游
已如仙謫但買山問舍有費經營明歲重來必難如約
暫煩坐領以慰羣心俟便乘間續勤音訊先申謝悃敬
頌春祺祇請道安唯欣多福

與李道臺

幼梅仁弟世講合席奉別七年未皇脩候昨於第中詢
知近患時疹旋已康和化險爲夷且驚且喜雖復小有
損折要亦運數使然百日假中可得閒靜澄心觀化必

有增益矣。閩運游蜀三年，反失一子，平生類我之祝，徒作癡蟲。浩然挂帆歸來，閉戶無善可狀，幸不重災耳。湘鄉王步先雅善歌行，亦有奇氣，所如不合，憤而東游，闕運不能贈之以財，輒思爲台端市義，其至之日，務乞詢其闕乏，恤其饑寒，假階前盈尺之地，使不流落，乃後量才錄用，則人思自託矣。頃已與書俊、藝兩公未敢如此瑣瑣，以台端方宏延納，輒致所懷。夫一士之微，貴如其意，步先若在長沙，亦未必無可位置，其志思樂國，願覲光儀，聊徇其情，以申士氣，非然者，百金之館，一局之差，比比可求，無煩閩運州部從事也。專當問訊，敬頌全安。

並敬待福不盡

上外舅啟

五月中聞大弟登科之喜京報阻遲至六月中乃見鈔單知仍歸郎中班用福門厚德先慶遠詒必以科第驗祥發之長兼爲文章申沉思之憾視今之獲弋者不可同年語也惜至強仕未入翰林繼踵彌光其在弟姪又以豫賀閫運於三月望日到館兒女輩皆於節前安抵成都唯課讀稍勞應酬尤劇恐非持久養生之道但不忍使諸女坐戲他人竟無能約束者乃知多女累於多男也菊生遂不肯同來仍有內顧之念大兒夫婦均不

曉事年下當令豐兒還家明年自來恭祝大壽便謀移
居山谷間矣昨有人從印度還言緬甸可通甚有機勢
夷務不足深慮爲此復欲如越石起舞也附子覓得百
斤俟八月後專人寄上今年旅費殊省月不過三十金
簡堂質美未學於清勤二字實爲卓絕能行者域外之
觀則難逮耳好人亦難於受言乃知舉德有莫助之歎
有味哉有味哉長夏初晴手書上賀福喜

致朱詹事

肯夫先生仁兄節下成都人還傳述學政新年初吉屏
斥四生皆庸蜀之英華黌舍之領袖論其形迹誠多紕

妄若彼之類比比皆然舉爾所知專言選進如誅少正則別有其人今不察物情但行官法監院不能直詞督部加之附和斯大誤矣昔同天作典五教在寬大學三移王親執事聖人非無雷霆之教以爲不可待佔畢之人何則矜其不能宏覆之本意也無瑕乃戮自反之謙中也夫子未正父責猶深才中弗養賢成不肖況書院三升之地尊經又百選之精閭運承流其間非無學識其中如楊炳烈張孝楷不孝不弟加以煙飲公會罵坐漢律斬刑猶且引咎自罰僅予降課蓋天下俗薄官師失職楊張之倫在顯貴清官者往往而有刑一二人不

足以明教況僅奪其廩餼乎徒使諸生疑德不勝威上
毋忘勢人不率教由此益囂耳淺而譬之使陳岳在政
府督學能去之耶張楊任封疆閫運將從而求館矣一
日之長進退人材此施於國政則然未可以言教也誠
使學使就歲試之文藝教官之舉報屈抑豪傑顛倒是
非此自其職非他人所可議也今乃明絀陟於選場施
威權於閒館出之於精舍而還之於縣庠豈督學願爲
掌教抑調院足以芘身如曰放流何其謬亂蜀中陋習
言不由衷貪慕官權巧於趨避一以刑治俄頃肅清若
崇德化姦人萬變淺學之士樂其易靖今古流傳咸欲

尙嚴免而無恥害成風俗上亦受禍亡不旋踵今幸有
孝達倡設經教丁公繼之大宏禮道學士文德自比願
王內外交脩才位並盛闔運冀謂挽回澆薄必在此時
自恥素餐奉身先退臨別勤拳未敢自疏何則欣觀盛
化不宜菲薄也若但以絀陟爲教化屏退爲肅清則書
院誠爲多事江陵廢之是矣獎借一二文學而以爲能
養士毋又易視先典輕量天下耶蓋聞君子能與盡言
而論士先求諤諤故敢以書相規伏維深思其或不中
事情要必有可采惟鑒區區臨啟馳懸

致趙直牧

撫叔閣下久不奉問然消息大略相聞去歲有黃運儀
門人至蜀尤能道起居官已十年聊復爾爾看孝達以
口舌開府又不如子壽以臥病得道之捷也大隱在官
廳其實爲混飯耳詩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閻運不求
飽故遨游自如亦未嘗讓張黃獨食君與運儀何時飽
乎跂予望之不如相率仍還京師從李慈銘游也王正
孺近得清官以父貲供薪米是弟一得意人亦以公得
官爲蛇足至於閻運無官而勸人去官真無瑕戮人也
仕止久速豈煩代謀盜各之言相思之至耳亡友鄒叔
績遺書皆非定本得有道刊正略存梗概頃其孫往謁

左季得助千金令更廣搜家本各見其端又得皞臣所未見者七八種今年夏秋於長沙校刻欲得所刊版式合爲一書聞皞臣存時承約寄湘因循未領又恐琴從有時之官無從問津茲由閩運函達委曲乞卽飭紀清釐專車運湘以成二友遺志龍宅近住儲備倉閩運居營盤街遣一走卒可護至矣或令運儀專人還家或由蔣安伯寄龍宅亦可閩運蜀游三年失一佳兒意興闌珊杜門守靜家事冗襍仍復相擾不足以自奮也茲乘良信敬問道安中夏驟涼延想千里時惠好音以慰懸遲

與嚴生

鴈峰仁弟無恙幸甚幸甚新春積雨正坐清寥傳燭發
書藉知安穩去夏所寄問本宜作答以來詞有浮湘之
約致未嗣音然千里相聞不傳手筆而過存規矩若待
上司小楷紅牋居然官體則恭之過矣禮者忠信之薄
其謂是乎張叔平無處蹤迹故畫不可得去歲冬暮初
欲西行緣次女適人未遑治任今春必當出游或由京
入蜀或由蜀入京均未可定關隴之說則譌傳矣吾弟
豈亦以闔運爲惟堪主講耶舍蜀從秦又何嫌忌別後
境遇殊惡事故亦多兩小兒方當嚴督之時躬勞佔畢

家居偃仄用度浩穰急欲移鄉無從得宅爲此荏苒仍
無計施每思古人去人遠矣擺落俗緣不念長久此其
所以能隱也聞運者言方之外行方之內巢父所以洗
耳管寧望而割席尙何敢言山林之樂哉然後知微生
之誚棲棲誠仲尼之知己也家居難終無寧游老聊以
遣日豈望宗子相見匪遠輒先以報

致唐撫臺

鄂生仁兄先生節下去歲側聞部署知倚長城伏處樊
籠無所裨助亦不敢以賀任通候之語重勞披覽遙瞻
雲彩但頌福星澄吏息民必有近效俟政成治暇再當

詳問訐謨耳閩運羊質虎皮不宜久客還家一載又困
干求近乃北上京華兼之齊晉聊以遣日非曰好游也
孫涵若六兄爲公符送嫵至黔其人嶽寄有用世之志
側聞規模宏遠識力堅定思欲依附以起懦頑先生推
愛師門無惜盈尺倘來相見幸進而教之

鄂生先生仁兄節下臨別慙促未及暢談伏想安和以
慰欽遲奏銷歲事高詠雍容聞將廣刊有用之書以悟
俗吏甚盛甚盛質菴已歸里否其人沈穩經濟之才貴
省人物始興多有湘中初起兵時羣賢氣象非若外間
所傳曾左云云者異哉異哉閩運於季冬三日到家次

日卽至湘潭三日又復還省今年年將不利煩惱奇多
此後伏處不敢復招悔吝矣敝省鹽局新設義學延爲
館師取其就近照料於明春起館此事不與司道相涉
或無方蔡之難孫公符蜀裝四千業已散盡其家累巨
萬不能清償都中用度皆須家寄也冬煊無雪大似蜀
中新藩使尙稱公明餘無可報船還手肅敬頌台祺並
謝大惠不具

致曹郎中

鏡初仁弟道席前歲由左素臣致復一畱遂不得報素
存怏怏而死然從者蹤迹竟未聞也去冬常儀安左孟

辛大索君於長沙城中若存若亡亦竟不逢今年得子
迎書乃云已供職在司久矣又聞下第者言於黃臺坐
中見仁弟明波其珠翩翩若十許歲人是印結已到之
驗京師學問淵藪一代典章所存吾鄉無能訪問者好
學深思之人宜以時錄記故事借閱檔案部曹吏簿亦
可時閱本朝二百年無著作之手有一識大思精如闔
運者又不得與承明金馬天祿石渠之內則他日史臣
有匈奴千秋之譏吾弟若能分門搜采以史家八書十
志之例記之助老兄添修鳳樓亦不朽盛業也古來聖
人皆制作之源出世入世同乎大道闔運雖研味元莊

不忘禮典且老聃柱史手著道德經莊生小吏不妨通
識曹卽優暇正可畱意病嬾之說純袴軒冕之談願無
以自廢耳二年以來作書疏廿八篇發明大義仍兼訓
詁最佳者論殷頑民及高宗微子疑義解洛誥兩咸秩
無文之異自謂過於伏生當遣兒子鈔成寄上又注莊
子內篇齊物論一篇尤元妙博大與公羊相表裏此闔
運爲學之宗也魏晉以後都不識聖人大道自我而
明如日再中然其言本經訓有類附會計必有以舞文
議我者獨學無友未能辨難印證暢其旨趣是爲歉耳
致陳縣丞

魯詹仁世兄閣下久闊通候但自貴治經過者皆傳清
政甚喜甚慰信至得長牋三通累數千言益詳志操官
無大小以盡職爲本務朱邑作三公而得意在爲縣尉
時掣肘不掣肘之異也仁兄所至有績此由於蜀吏久
濁故易於得民雖然獨清獨醒古人所懼豈可不慎哉
漢廷論治首在安靜高令喜事自是必將以擅受貪名
相中則唐觀察主之於上康巡捕和之於下督府不能
相諒也又到任求交卸亦太陵遽方今之世强者爲賢
名譽未彰不宜自襮和光於外撫循於內乃爲善耳此
正賢者之所短故以奉贈湘中來書家媿幸託清吉大

兒歲試幸不三等便有優貢之望亦足見近年名場之躁進矣致和來蜀恐是僞言如到亦必不令他往錫翁不恨其逃轉憐其苦祇重致郎之罪耳驚公仍赴夔關機局非張卽黃或令翰公專之耶黃豪伯爲總署奏調已授學正異數也送竈糕香頗思家樂遙欣雙祉順頌年禧

致左孝廉

錫九仁兄先生道席前得家書已知賢子有人蜀之意嘉平八日復奉來教及鏡初一紙書喟然嘆曰錫九猶不知其友宜不知其子夫友者身之所交也子者天之

所合也天合故不能無異同身交則必知其情性賢卽之來卽無先書豈待籌其所處哉仁兄慕方檢而喜正論必有督責過當之處賢子亦悻悻自喜忘其尊親其以煙避罪者僞也闔運於人無所不容獨不容煙彼懷煙而來投至愚者不出此然既有此好卽不可聽其他往俟至當嚴察之如果好煙必將自逃闔運於逃學者皆不追問其所往亦願仁兄勿問其所往舍煙之外則皆可以通融而槩括不待屬矣教猶不待言況於養耶此以知鏡之明於錫而九之不如初也今日送竈獨坐思家推思子之恩因爲此報並問年祺不具

致孫孝廉

伯璵仁兄先生道席三年款曲具悉高懷氣毅才明加以深練則可與質菴互相補助鄂老當畏後生貴州之才突過曾胡亦由地近天竺得中氣多故也當今多事小小興利除害不足措意必求之今古驗之物我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無沾沾姝姝乃爲有體有用至於應對因接能屈能伸俯仰甚寬通懷無間此又明者之粗節也闔運於季冬三日始達長沙人事紛紜年殘日短殊無自暇之道所幸餘嫺平安湘城豐稔較作客少覺自由耳途中頗作詩篇錄寄燿庭以振其大集之惠俟申

西之間耀庭早起可往索觀以代面談專肅敬謝餞寵
並頌道安

致黃孝廉

耀庭仁兄先生道席三歲同城僅得十面將去之際三
接清光晨餞舟送尤爲破格杜詩云近識峨嵋老知余
嬾是真君之嬾非真嬾也闔運今識之矣得無有抑鬱
懷抱有託而高眠者乎雖然習慣自然仍宜稍稍早起
以儲世用北省近不勝南願一飛沖天以雪此言闔運
順流出峽時有佳賞途中得詩五首輒自寫成以報瓊
投明歲被鹽商畱作館師商之與道同一鹽也我爲鹽

商師鹽道乃爲君師此亦南勝之證鐙下披函想爲榮然

致張崇慶

子澗老嫻兄閣下多年闊別遠道歡逢篤誼有加餞筵多旨東風回溯中路流連伏想興居彌增春福公才藉甚私祝欣然闔運於臘月三日始抵里門檢點衣裝幸無損失竹報尙未及送卽有尊府人來取去何以神知如此想先已寄書耳戴道生表姪尙未知游宦在蜀昨來探問屬爲致聲李黼兄目疾甚劇外間傳已失明問其家人云一目似尙可治日內不能出外周笠西幫辦

事已辭免矣城中斗米二百尙未至甚賤傷農田價亦尙翔貴餘無新事專此肅謝敬頌年祺不一致高直牧

伯足大弟無恙幸甚辛未冬君作吳令脩書迎曹菩薩而不及老兄自此遂不見手筆有自夫差都來者多於李龔客坐見君彼龔尸居餘氣君當覬其紅拂耶梅花外子言湖口大宅不負作令究竟何時可至吳譚何時可從鄧李相思之誠於此不能神通手版餘間能以一紙相詔否闔運自負咎左右絕不敢作玉堂驄馬之想文君已老西施垂白子女十餘人半倍鳳皇之雛其所

著書則春秋公羊傳箋詩禮尙書箋皆唐突古人自成一家時復高談夷務折筠仙而關少荃之口貴縣聞此得無大詫朝元去而傳臚來伯足老運亨通耶乘便妄言敬頌雙安不具

致黃知縣

運儀仁弟先生道席別忽三年初未知復有入塵之想每論撰述輒望名山夏中黃進士所得正月手書始復啞然淵明更欲絃歌仲遠自稱官閥與世游戲卽具神通但香光世俗人未必能優學仕釐稅調缺尙未可期三年復還徒虛語耳懷庭初處脂膏遠從蟬蛻雖妻子

足以自立而鄉國失賢皞臣繼之令人傷怨知心落
老境駸駸獨立不懼可無大過耶孫公符昨來聞賢弟
跌宕文史頗復企慰撫叔叢書見譏雅士閭運猶未得
見如有可采覽爲畱一分前鈔書大傳有便當改者乞
便檢存勿失明史點畢屬命功兒奉還不知已納否蜀
中佳士別紙錄報此來居然開其風氣他日流弊恐在
妄議古人然文章取法必高別裁無僞儻有傳受殆庶
不誣近方排比詩譜春秋表又自鈔周官聊遣永日冬
間當歸作五十以避紛紜明春仍當爲蜀游待秋闈畢
而決去此書到後還信可徑寄長沙矣殊尤不得盡意

家中至無住屋節下綱紀蜀僚羣才入鑒尙望斟酌調和無令被謗他日或可助成盛治是所私企

致殷運同

高軒暫話羣從歡然策馬應科反勞遣送餞贈隆厚躬枉湖瀕斜日將沈未能款曲別情載路感荷交并登舟始知二萬贐錢壓舟同下蓋以閩運前闕地主之禮故瓊琚以報木瓜或者仁兄廉介久聞不欲費故人夷器之愧不然無此禮也謹卽載往滬上代購故書並火輪各機但未知子登去否及行程辦否耳舟達河口帆楫安閒二日覓船四日發去久居山中頗憚遠游直尺枉

尋殊近多事惟以習勞自勉不敢告劬比至京師卽謀
歸計洞庭水滿試一臨江相見在近謝不多及

致張員外

叔平三兄函文法源之侶半同餘耳京華重至獨覲同
心一夕對牀十回造鄰其間信使贈勞相望瀕行復荷
步臨兼投碩果恩恩促轡未及重辭途中檢點來章把
持贈物恩情盈路交誼惻心風雨孤舟始增忉怛雖平
生輕別弭望有時日月幾何動期一紀心乎夢矣能不
悲哉歸溯漕渠忽焉經月秋陽暴渚則生絺欲烟寒森
吹雪則狐裘如水氣候之變若此其可駭也居民被潦

十室九傾梁秭紅稀棗林黑爛弔僧勝之舊壘見英法
之新儀欲泣則近於婦人五噫亦嫌於逐客惟可高歌
送日噓氣成雲今之出山迷途未遠天下之事豈鄙人
所可問乎誼寂異居應求同氣儻逢驛便無玉其音
致黃御史

曉岱仁兄年先生御史京華假館恩紀綢繆未步後塵
尤孤至望但芙蓉桃杏各有其時他日華顛終持白帖
耳漕渠安汎秋色清佳周店膠舟一夕水至渡黃百里
皆得順風以此卜之頗獲天佑惟河流到灌沂究淪胥
滿目波濤慨然有議河渠興農工之想思深憂集不復

願歸俟至南昌當謀貲宦三年之後賦六百萬錢乘傳而行郡國矣因倪宅致書先附申謝

去冬聞舊疴復發極爲懸系此疾再劇多不逾旬幸德福逾恆竟涉大節從茲調攝不獨可占豫五且爲必愈之徵凡聞知者無不慶快昨晤鏡初又言在壑反身默思休咎樂聞已過欲廣鉗槌此實修德之盛心然非常言所能報謹憑所學以備擇從蓋以爲人患有身無殊凡聖而庸福所集必在鄙夫凡世之安富尊榮各隨所好故棲神泌北者不知飲水之飢垂涕牛山者惟羨鳴鐘之樂氣類之感遂構世緣既遇順機罕能逆制推遷

權利迷失道眞斯則福之爲禍也仁兄初居書院志在
詞林度其所至高者不過潘文恭下乃僅及陸增祥而
已正以本念篤厚屈已推賢日知月能養成道望而憂
貧猶切垂老請外雖非乾沒亦損高情不有斯疾豈能
招隱晦臣病歸同此義也德充符形毀者六人皆爲世
人所重形全固可以充神形虧不足以虧德況夫支末
之小滯何足以措吾意乎假令出騁康衢洊持旌節比
之曾左未知何如若直道不容士師三黜其爲懊悔胡
可勝言然則今之沈疴不足爲慮或乃可以爲福祐亦
何至疑于業報哉見道在一念間便覺身心俱了仁兄

詩所謂斗室自太古者已得其趣今乃躁急于速愈致
有此迷罔邪因病得間因閒得道自然佳境以養天和
今卽捷步飛行有何深樂故知跛履眇視垂戒易文知
世人之好動也願安神頤和無所多慮

致李學士

若農年先生侍者自乙丑在清苑聞黃御史傳雅意采
訪及於非材感荷皇惕恨不得一登門也今春以赴試
爲名出尋通彥至京師論名品者無不以執事爲稱首
中心欽欽務欲一當故迂道南昌就前轍車竊以爲若
在康九袁臨吉瑞之間猶可隨傳駢駢藉窺冰鏡乃娟

娟秋水遠在東垂別家經年役車歲晚悵然西邁勞也
如何香濤與闔運一見歡然十旬款洽雖才謝若人而
謬蒙引納獨不得與執事上下其論以窮鄙懷悶悶存
存誠不自已故於還山遺書相聞以達十年遲仰之忱
江西素多文人今當選貢搜岩訪穴必有國楨瀏覽名
邦定多賦咏儻承相示幸甚無涯

致潘尙書

伯寅先生閣下辛秋奉別兩上謝牋還山再春瞻懷千
里雖頻因閣報見想委佗野酌園花每思清宴子牟存
神於闕下茂宏長嘅於洛賢昔有斯情心乎夢矣玉堂

宿望弁依新對贊佐初服豈謝芮彤達政難期好賢爲
最海內之願殆有所歸雅步三台非所爲頌湘省近頗
平靜戎士皆復歸農筠仙頗尋禮學時得聚講闔運鈔
撰書牋廿九卷已成易說亦粗整理近爲列縣圖志所
濂雜未能覃研三年內仍當提槧京師希咨通博往與
曾文正言閣下單本希籍之刻勝于巨編若能聯合外
臺於輦下別設書局使周漢子說悉得刊行兼以餘閒
刪定經疏廣求才識之士使闔運亦得趨走其中誠爲
勝業爾時卽已與書孝達及錢師詢其可否便欲資本
江督擇日北行術業有緣曾侯卽世然此舉不煩奏請

得一二督撫可行似勝於開館修書鴻詞徵士儻有侍
論庶資啟予若謀及同志尤易易也楊師復直計常相
見久未謁覲輒附一牋乞轉致爲荷今歲星輅分出惜
所居惟當桂驛湘桂小典不輟大臣惟冀孝達或總南
選耳因蕭君赴補馮通此書敬頌台祺不具

鄭盦先生道席前憑伯澄呈拙卷未蒙取中而門下徒
黨多荷甄拔具徵鑒裁宋生獲畱尤仰亭毒書啟家所
謂感同身受者也咫尺光塵極欲再對息壤在彼詎不
僞言想玉宇高寒暑塵不到而回思淀園南注之游遂
不可追悵憶平生心乎夢矣閨運妄言多譴災見焚如

山居未營債臺將築聊借北行小作停頓而外間議者
以爲此人卽將窮餓干謁要人會待吹噓拯其溝壑雖
無傷名教而頗費應酬漕渠秋清翮其逝矣畱京弟子
一經品題俱長聲價唯衡陽夏時濟自負才氣不後羣
賢未上龍門頻遭點額今聞曹仲銘修撰爲言於高尹
欲求湘藩書啟一席未卜成否公與同僚一言九鼎謹
附名條求爲道地非但儕之文廷式張羊令之列亦以
廣采聽之聲其餘同學有聞者殆難勝數他日脫穎自
當見知願無以吳獬爲悔耳

致唐道臺

藝農仁兄同年親家節下久不奉聞時從第中詢知安福兼聞脂膏不潤閒居亦樂雖尙遲真授而屢陟三臺東道主人會當以金腿紹酒宴我薇柏間耳湘鄉王步先兄以十不可解書得罪天津太守雖吳質夫芑之不能勝曾沅甫之極之也聞東海有聖人焉欲學太公之避紂闔運雖爲致書俊公而功德巍巍亦難下交而不瀆伏惟仁兄廣夏熙春於一切局務各府州縣無萬數之館皆可徧觀而盡識其至日隨宜位置先使有喫飯處乃後試其所長則大芑之嘉惠亦杭州之故事也闔運祿薄災生還家守靜無可告慰但有慚惶專肅致意

敬頌台安不具

湘綺樓箋啟卷第三終